



骑士荣誉 勋章被盗

吴文

(闽)新登字05号

骑士荣誉勋章被盗

吴 文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9.125印张 2插页 190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7—80534—497—3

I·397 定价: 3.70元

目 录

骑士荣誉勋章被盗.....	(1)
发生在山城里的故事.....	(34)
武夷雨.....	(70)
鱼湖怪事.....	(94)
五空还俗.....	(113)
爱情.....	(133)
真诚的生活.....	(143)
海上剿匪记.....	(186)
军医中尉.....	(239)
生活的一课.....	(247)
早熟的苦瓜.....	(257)
智收唐协台.....	(274)
后记.....	(288)

骑士荣誉勋章被盗

读者诸君：下面的故事、人物纯属虚构，倘若偶与生活中现实的人物、情节相似或巧合，请莫挑剔见责，敬请原谅！

——笔者

引 子

在西临大西洋的非洲西部，有一个面积1240129平方公里、人口734万多的国家叫塞内加尔。虽然，她盛产并以出口花生、花生油、磷酸盐闻名于西欧，但是因为经济以农业为主，耕作方法落后、粮食又不能自给、卫生情况不佳、各种瘟疫常常蔓延，还需友好国家支援。尤其需要医疗卫生人员。

中国政府根据毛泽东主席生前与其政府签订的友好援助协议，自七十年代起，已在其首都达卡尔南部460公里的齐甘诏尔市设立卫生中心，并连续派出由福建省负责抽调各县医生专家组成的医疗队前后五批，为塞内加尔黑人兄弟免费治病。

现在，第五批医疗队就要换班回国了。只等新来的第六

批中国卫生人员到达，他们就要搭乘法国航空公司波音 707 洲际飞机返回故乡。

因此，塞内加尔政府的卫生部长亲自为医疗队的14名男同志与3名女同志颁发专为外国专家设立的“骑士荣誉勋章”。市政府按惯例特地设欢送会并设宴送客。医疗队虽然有一种依依惜别的恋情，但仍心情极其愉快。严肃的卢队长一改滴酒不进的习贯，竟与卫生部长蒂埃尔诺·巴碰了一杯法国香槟。

有白面书生外号的内科主治医师安洛文，想起家中苗条的妻子、胖胖的儿子就要冲上来围绕他吊着脖子亲吻，也和女护士赵蓉笑逐颜开相互祝福，满杯的白兰地一饮而尽。烈酒下肚，他头有些昏然。赵蓉虽然扶他走出市政大厅，还是和一个黑人撞了一下，仿佛还听见“联合海空运输公司”总经理法国人雅克含糊不清的醉话：“密斯的安！欢迎你再来，下次将介绍给你一位名符其实的‘茶花女’，真的！……”

又听见赵蓉叱喝道：“拉比萨！我会狠狠教训你的！浑小子！……”随后，他一头栽进小汽车软座，鼾声大作……

一、骑士荣誉勋章被盗

安洛文醒转来时，已是第二天上午。齐甘诏尔市阳光灿烂。依中国气候，临近春节该是霜雪交加期，而这里却仍像初夏，多穿一件棉衫也不行。

码头传来嘈杂的人声和机械声。法语、英语、沃洛夫族

土话、颇耳族、谢列尔族语音，诅咒对骂拌嘴声，都和着汽笛、马达、爵士音乐冲进安洛文耳膜。他用薄被掩住脑壳后仍觉刺耳。头发胀，太阳穴隐隐作痛。“我不该喝那一杯白兰地……”安洛文懊丧地想：“都是赵蓉，她……”赵蓉是安洛文的护士和助手。瞬间，赵蓉这混血儿丰满妖娆的身段又出现在他眼前。他似又嗅到赵蓉胸脯前那股巴黎香精的芬芳；还有，她特有的肤息。

不知为什么，赵蓉一举杯，碰得一响他就喝干了。

他站起来，穿好衣服走到阳台上，卡萨曼河上吹来一股潮湿的风。透过栉比鳞次的货仓、办公楼、各跨国公司的广告牌，他看到河上停靠着每两周来一次的黑非洲游船“公主号”。一股烂芒果的气味夹着花生油味冲刺着鼻腔。

邻室阳台出现了针灸医生刘学华。她带着近视眼镜，转身发现了安洛文。“早上好！昨晚你真棒！能喝那么多酒！”

安洛文羞惭地摇摇头：“对不起！我昨晚没失礼吧？连累了大家可就不好了！”中国医生一向正派严肃，注意国格。

刘学华叶哧一笑，近40岁的圆脸上呈现两个酒窝。她可是滴酒不进的人。她扬着闪着金光的骑士勋章说：“回国好交代了！总算对得起福建人民的信赖……”

这骑士勋章放在红绒珠宝盒内，有打印烫金法语：LABOITE A BLJOUX 和 DAKAR（达卡尔）——SENEGAL（塞内加尔）。红绶带有一个圆图案外加吊挂围花边的五角星的奖章在阳光下发岷暖人的光泽。

安洛文想：就挂上这勋章和妻儿一块照张像也行，别人也会说好。不免漾出得意神色。

他一眼瞥见“公主号”舷梯上下来几个法国人，和一些黑人在指指点点什么。有一个手指显然是指这幢卫生中心大楼。此人身段有点熟稔。安洛文也不在意，他摸摸口袋，又转身回室内，把昨晚那套黑西装（这还是出国前由外交部门统一为他们制作的礼服）的口袋翻了翻，但不论在袋里、床头、棉被下、毯子间、枕边，他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那“骑士荣誉勋章”。只有一只空盒，张大嘴巴可怜地对着安洛文惊愕的脸。

“糟了！”他慌乱地记起，昨天晚上，“骑士荣誉勋章”是赵蓉亲手帮他别到胸前的。

是在哪儿在什么时刻把这枚苦干几年才得到的勋章丢失了呢？只好报告医疗队卢队长了。

卫生中心被惊动了。卢队长下令全体集合，逐个查询勋章的下落，对一对每个人发的勋章号码。“也许有谁弄错了？”他暗存侥幸之心。一模一样的勋章拿错也难免。

这座卫生中心是四层楼，每层外围吊楼栏杆，门窗都嵌以合金有机玻璃，每套一百平方米，共11套。中国医疗队住7个单元，每人一间。每个月要付约3000元人民币才能租一个单元。每单元有3间1厅1厨房并3个卫生间，有空调设备，水电俱全，东西各放各间，从不混杂。所以，查了一阵子，谁也没见20273号的“骑士荣誉勋章”。

这当儿，电梯间铃声一响，昨天夜里同样出席招待会的法国人、本地“联合海空运输公司”总经理雅克气喘吁吁地

走了出来。他敲门，卢队长只好让他的队员们暂停议论，开门让大肚子挤进小客厅。雅克就是安洛文看到的那熟稔的身段。他刚从“公主号”会见巴黎上司回来。

“你好！你们好呵！”雅克含混不清地说着英语。翻译小林赶快说：“雅克先生祝贺大家得到荣勋。他特地来中心向中国医疗队致谢。他说他公司许多船员、黑人杂工、白人职员都经大家看过病……他说要看一看安洛文医生的勋章……”

“什么？看我的勋章？别人的不都一样吗？”安洛文感到困惑不解：“非要等我丢了才看一看？为什么？”

“雅克先生！很抱歉……别人的让你看一看可以吗？”卢队长感到事情的蹊跷，却沉着地说。卢队长是北京空军医院转业下来的。从前直接从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部队，虽没有参战经验，毕竟还保留军人意识。他很快感到一定有什么事情使得雅克总经理大驾光临。这法国老板，平时是很骄横傲慢的，对黑人则呼叱如家奴，对中国医疗队，表面上很有礼仪，背后却骂一句“黄猪罗”。现在，他竟屈尊驾临上三楼来，不带随从，本身行动就令人奇怪。

此时雅克脸色突变，说：“就是要看安洛文先生的那枚20273号勋章……”

“丢了！不见了！”安洛文突然用英语说，连卢队长的暗示都来不及。“我们正在到处找呢！”

雅克涨红的脸突然灰白。他对翻译说：“昨天酒会上，我还见着呢！为什么？糟了！一定是拉比萨……”他转身就走。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他的行动，很难设想这位肥胖的彬彬

有礼的法国绅士会来去如此敏捷。

卢队长见他走了，冷静地说：“大家照常去接待病人。上班时不要对黑人医生、护士说勋章的事。安洛文你特别要冷静，自己再找一找，也问一问赵蓉她见到没有？雅克提出什么拉比萨，这个杂工好像一个月前就不在我们医疗中心了，住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可通过赵蓉问问……我会向我们的大使馆汇报的。记住！一定要冷静。有什么事，相互通气联系。第六批医疗队员到达之前，我们不出什么纰漏就能平安回国。”

安洛文闷闷不乐。“骑士荣誉勋章”的丢失不是好兆头。

二、护士赵蓉没来上班

医疗中心护理、门诊都设在宿处楼下，出门是花园式的宽敞庭院，有芒果树、椰枣和玫瑰花、蒲葵、仙人掌……大门出去就是宽阔的柏油路。向左上大街，向右是去卡萨曼河的码头。大门正对面有一个广场。

医疗中心为黑人门诊、住院都是免费的，由中国无偿的援助。在其他市，还有摩洛哥医生和法国医生，他们拿高薪，出门要人侍候，坐小汽车到商场上咖啡厅舞会，看病则态度恶劣，黑人们都愿意上齐甘诏尔市来。就是塞内加尔邻国的马里、冈比亚，甚至几内亚、比绍几内亚、佛得角等西非诸国的病人，也都纷纷赶到齐甘诏尔找中国医生，特别是刘学华针灸、安洛文的内科最忙。

安洛文一个人完成的工作量，相当于国内门诊量的三倍，每天病号一百多例，而且大多数是营养与卫生不良引起的病疾如恶性病疾（脑型的）腹泻、中风（脑血管意外）和霍乱。

因此，午餐他常常只吃国内带去的快速面。他最喜欢广州出的这种干粮。

人手忙不开，就只好雇临时护理人员。拉比萨很精明，曾在安洛文手下做过杂工，有时也兼做民族语言的翻译。但是，雇一个护士政府每月要花7至10万法郎（相当于人民币700至1000元）。有国家考试合格文凭的护士还要给月工资12万法郎。安洛文尽量不提雇工，情愿自己多做，不让齐甘诏尔市政府增加开支。

他手下有一个护士长叫毛利夫人，是个和气的肥胖黑人，一个女护士就是赵蓉，另外还有现在这个杂工伯鲁阿。

毛利夫人是毛利先生的第四个妻子，全家有102个人吃饭。当地人信奉伊斯兰教，实行一夫多妻制，不像我国严格控制人口。他们说孩子是上帝派来的，钱是真主的。一个人失业了，可以到其他人家中吃一二年闲饭直到找到工作。丈夫病了，几个妻子轮流煮饭、负责带大家的孩子。所以，塞内加尔生育超过就业，国民经济落后，虽然外援多，失业也多。奇怪的是他们有一个天主，社会治安就可以做到夜不闭户。安洛文曾在夜间上街看到街上洋铁皮塑料搭盖的货摊，彩电、电器就放在那儿无人看管，门也没上锁，竟无人偷。

毛利夫人今天轮到为丈夫煮饭，所以9点多才慌里慌张赶到门诊部。

“对不起！我来迟了！”毛利夫人双掌合十低头致歉。

“赵蓉呢？她不在，没人翻译，病人要不会法语怎么办？”安洛文有些急躁了。

医疗队是1982年下半年组建的，各地抽调的主治医师专家在1983年集中于省会，从3月到9月底进行法语培训，虽然粗通日常会话，但当地民族语言却是一窍不通。

齐甘诏尔市，周围共有7个民族，最大的叫俄罗斯夫，还有曼丁戈族。有一个与比绍几内亚民族相同的少数民族有一百多万人，都散居于这个市内。

安洛文他们看病，首先要让护士翻译成法语，否则无法听懂病因。当他说法语病情时，护士又要翻为少数民族语言，否则病人也听不懂。

赵蓉则什么民族的语言都懂。这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姑娘，曾经在巴黎读过法国慈善组织举办的医士学校。她原是可以当医生的，不知为什么没当上。安洛文来时，只是护士兼翻译。

有一天是星期日，安洛文想上街散散心，赵蓉就主动提出到卡萨曼河边椰林下散步。安洛文经不起她的盛情，两人就一块儿走了。

“新鲁娃！（中国人）本柱！（你好）”街上许多黑人，不分老少都热情主动和安洛文打招呼。

这个靠大西洋海岸的国家，除花生、花生油、制糖、磷酸盐出口著名外，旅游业也相当发达。每年10月至第2年2月是西欧游客的避冬胜地。1970年以前，台湾也派了许多农技人员帮助齐甘诏尔市，帮助这个国家种植各种农作物如水

稻、棉花、甘蔗、蔬菜。他们不过清教徒生活，与伊斯兰教徒适应，和当地女人同居。塞内加尔和大陆建交后，台湾农技专家都撤走了，却留下许多由我们接手的难题和私生子女。

赵蓉就是台湾专家留下的一个私生女。所幸当地并不歧视没有父母的女儿，她也长得美丽、苗条，全身充满性感，就是皮肤黝黑了一点。她的大眼睛是很有魅力的。

安洛文在这一次散步后不但感到她的可爱，同时有一些民族感情，总把她也当成中国人。

然而，今天她没有来上班。一直到中午，大家都停下门诊，毛利夫人在用两个大芒果和一个小面包当午餐时，她还没有来。

这样，安洛文就无从问起“骑士荣誉勋章”的下落。他隐隐预感到，赵蓉一定有什么事了。她一向是很守信用和遵守时间的。

一个下午，安洛文不得不借助手势、文字来看病，这使得他非常吃力。他开始心焦不安。

一天过去，赵蓉仍没有出现。

安洛文累极了，回到三楼住处，开始心不在焉地准备晚饭。仍然是快速面，外加两个西红柿和一个鸡蛋。

这不是他吝啬小气，是他觉得应该为祖国节省一点外汇。安洛文在国内时曾经下乡帮助过一个贫困的山村。他发现村子里几乎没有什么医疗设备，赤脚医生完全靠一支针一把草药为病人减轻痛苦，药械和医疗用具则处于土法上马和落后的设施。就是他主治医师兼副院长的县城医院，X光机

也是五十年代的器械。他想省下一些法郎，购买一套自己喜欢并且国内适用的器械回家。

医疗队的伙食费按实物折价发给每人当地法郎（与巴黎法国国内币值不同）让自己支配。每人每月15公斤粮食、7.5公斤肉类食品、15公斤蔬菜、2公斤食油。另外，搭配的佐料费是这些食物的当地价格的30%，还有15%的燃料费。出国时外交人员有规定，每人每月发当地法郎的零用钱，约合人民币140元左右。

与其他援助西非国家的外籍专家、医生对比，中国医生是生活俭朴，不敢乱花外汇。有的想买一二件大型家用电器回国，那就更要省吃俭用。

刘学华有一次上街烫发，竟要收她一万法郎（约合70元人民币左右），真够吓人的了。医生们想放松一下看看法国电影，一张影票约合3元人民币。

“算了！还是吃点快速面吧！”大家都相互鼓励。

有烟瘾的，出国时带了许多卷烟，久了就要发霉，只好禁烟戒烟。大家都带足两年用量的牙膏、衬衣、汗衫、毛巾、袜子……国内的东西无论如何还是便宜，且质量好。

安洛文还留着一条妻子为他买的一打手帕中的一条，是鼓山涌泉寺图案。他放在衣袋内作为纪念品了。那是祖国的象征，祖国不是抽象的概念。

就是国内每次带去的50盒录相带，大家也是看了又看，一次比一次亲切……

快速面刚泡好，房门被推开了。翻译小林探头呼道：“安医生，快看本地电视新闻。你看那受伤的是不是你手下的护

士？”

安洛文端着碗面走出房门，小客厅有四五个人围着二十四吋的大彩电。卢队长也在场。

本地电视台正重复一个镜头，市民们围观一起车祸，一个女人躺在地上。镜头转向她的正面时，播音员说：“诸位很快就可以认出这位受伤者的熟悉脸孔，那就请你赶快把她领回家去。现在她正处于昏迷之中，幸亏外伤不重……”

安洛文的心扑通一跳：“天啊！这不就是我的护士赵蓉吗？卢队长！快叫汽车！”

“往哪儿开？”当医疗中心的小汽车驶出大门时，司机问卢队长。

“37号大街，联合海空运输公司门口嘛！快！……”安洛文说。

三、这情报是有代价的

早在1953年，法国人就预感西非各地黑人将会自行独立摆脱殖民地束缚。今后要控制讲法语的西非各国，只能依靠情报机构的控制，或在政府收买渗透代理人，或制造民族骚乱，或举行军事政变等等。

有个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谍海孤舟》的法国人菲利普·贝尔奈尔（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第七处处长勒鲁瓦就曾为此人口授当时建立情报网的经过）在书中提及西非建立地下秘密谍报系统，配300名以上的特工人员，收集新独立国家可能不让法国知道的一切情报资料、文件和报告。美国人也

步其后尘。苏联人则迫不及待。台湾政府则早就插手于农技人员之中。

这些特工人员打扮成旅游者、摄影记者、掮客商、军火商甚至妓院影院代理人、老板、经理。联合海空运输公司，是其中亦商亦特的一个组织。他们设有名称“海员俱乐部”的娱乐场所，就是在公司大楼不远一座酒吧间里，齐甘诏尔的上流社会达官要人、绅士名妓全都围集于此。

安洛文到过一次，那是赵蓉一定要他参加一次为黑人卫生基金买奖券的一次慈善性的义卖音乐会。

那天，有一个节目大概叫“黑非洲的觉醒”吧？！由开始一个黑人，随后是几个黑人以手击鼓的一个鼓乐。那鼓声开始如诉如怨，以后是群狮怒吼、莽林呼啸、大海澎湃。黑人的鼓乐，安洛文以为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绝技音乐。

赵蓉两眼熠熠发亮，竟倚在安洛文胳膊上叹息：“非洲是我半个祖国啊！什么时候才不受人家欺侮呢？我可怜的、贫困的母亲啊！……”安洛文很感动。

小汽车风驰电掣驶到出事地点。卢队长拿出护照，警察很快就让他们扶起赵蓉上小汽车后座。

“轻点！”安洛文看面如死灰的赵蓉，不禁眼角都湿了。

“这事不简单啊！安医生！”卢队长说：“我从我们的大使馆武官处得到消息，齐甘诏尔市这几天就要有什么事发生。这是他们国内自己的事……可是，我怎么也不明白，这与你的骑士荣誉勋章何关？”

医疗中心几乎彻夜灯火不灭。驻齐甘诏尔市的他国专家

出于不安与好奇，也来关心赵蓉的伤势。刘学华平日与赵蓉相处不错，常叫她带路当翻译上街买点日用品、水果，烫发也是她赵蓉带的理发厅。这一夜，她和安洛文都守在伤者的身边。

还好，赵蓉的伤势并不十分严重，只是轻度的脑震荡。经过这些同行专家的抢救，黎明时分，她就睁开了双眼。

“新鲁娃！本柱！我没有事，不要紧！”她微笑是苦涩的，声音却努力想恢复往昔的俏皮。

“我去叫卢队长来。”安洛文想离开。

“你不要走！刘医生，你去休息吧！”赵蓉坐了起来。

刘学华实在累极了。白天针灸几十上百个病人，手腕手指发疼，为赵蓉事吓了一跳连晚饭也没吃饱，此刻又饿又乏，就抱歉说：“天快亮了！我先走一步！”

赵蓉深情地注视着安洛文：“你们……确实和台湾医生不大一样……好人！好人哪！我要是能跟大家同时回国，那该多好！”

“这是你的祖国。你加入塞内加尔国籍，这里是你的出生地……”安洛文低头说，“对啰！你说说怎么会被汽车撞伤？为什么没来上班？”

赵蓉说：“我都告诉你一个人知道……你还记得拉比萨吧？今天是他让我到联合海空运输公司门前去，说有要紧事想找我商量。他在电话上说见面就会明白……所以，上班前我就先往37号大街走去。没想到刚到公司门口，就有两个大汉把我‘请’到了9层楼。你猜是谁？就是那个总经理雅克，他让我帮他找出你的骑士荣誉勋章，公司给10万法郎的报酬。

我说可以，让我找你商量，要不然，谁愿意出卖一个也行，我当捐客。没料他勃然大怒，说非要你20273号勋章不可，钱少了可以再加5万法郎。他还说你的勋章早丢了，一定是我偷去，你说冤不冤枉？”

安洛文张大嘴巴：“这么说，你也没见到我的勋章？这可麻烦了……”

赵蓉吃惊道：“怪不得雅克死要！他把我软禁了一天，又不让我和你通电话……到傍晚，他知道看样子是追不出勋章了，就让我离开，还说随时向他报告勋章找到没有？我刚走下楼到街口，就过来一辆小车撞了我一下，以后的事也就不清楚了……”

“原来这样……”安洛文似有些明白。“看得出，我这勋章与众不同。不然，一个镀金勋章也值不了15万法郎的……我还不明白，拉比萨究竟找你商量什么？他是我们雇用的杂工，竟不告而辞。赵蓉小姐！你能说说是怎么介绍他进我们医疗中心工作的？”

赵蓉皱起眉头：“这……好吧！索性告诉你也无妨……。”

有一天，赵蓉到“海员俱乐部”喝咖啡消闷儿，邻座有个黑人青年不断地打量她。未婚女性通常有自己的娇嗔——既希望人家都盯着她丰满的胸脯，又讨厌男人色迷迷的眼光。就在这个时候，过来两个喝醉了的法国商轮水手，两人都要搂她亲她，一个毛茸茸的手竟捏住她高耸的乳峰不放。赵蓉尖叫着想躲闪，却引起俱乐部食客们的荡笑。

邻座那个男黑人青年走了过来，倏地拔出一把牛耳尖刀